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十三

平湖顧廣譽惟康

檜

鄭譜疏左傳文夫人葬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服虔云鄶城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甚明檜譜謂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而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鄶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地理攷亦載之案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又東南過其縣南注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鄶城南即引徐說一統志鄶城在密縣東北五十里接新鄭縣界引左傳杜注又引元和志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嵩山又名

外方在登封縣北十里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陽北跨鞏縣緜亙百五十里是譜說明有未合李氏紬義謂驗其地勢乃在外方之東是矣疏申鄭以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失之譜謂周夷王厲王之時檜之變風始作疏申以史伯云檜仲恃險作序者不言檜仲在檜仲前不知有幾世宣王中興知非宣王詩夷厲是衰亂之王理得相當案檜詩之時世無考故作序者不斥言何君以匪風誰將西歸推之其在西周時固無疑然羔裘則不能自強於政治匪風則憂及禍難其去亡國當不遠安知非即檜仲時乎呂氏謂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良允姜氏廣義謂史伯云鄶仲恃險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其云

驕侈怠慢正與詩合此則竟指爲鄶仲殊勝譜說

集傳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後儒疑之案鄭風傳云其子武公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封其曰得地卽此所謂滅曰徙封卽此所謂遷國是桓公字顯爲武字之譌若蘇氏謂檜詩不爲鄭而此引爲檜詩皆爲鄭作則誤也

羔裘

序義詳盡蘇氏謂孔子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燔肉不至蓋諱其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燔肉也黃氏意略同然知不可諫而去其託微罪宜也今將作詩以感悟其君則致亾之道卽見於詩辭之中非舍其本事而託言一端也

姜氏廣義曰檜國褊小迫於强大王室衰微漸相幷吞覩鄭桓

公之欲逃外則知當日之時勢矣乃逍遥游燕飾其衣服孟子所謂及是時般樂怠傲者大夫以國無善政不用其言而去之去之而又思之且告之故以冀君悟可謂得去國之道矣案此說得之

大夫以道去其君箋以待放於郊釋之疏引公羊傳待放之文爲證可也至云三年之久此必公羊附會夫得環則還得玦則去不過旬月間事耳奚待三年乎孔失於辨正

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案息民祭之小者耳檜君服是未爲好絜也而變易常禮其失爲大蘇氏謂錦衣狐裘則是違禮僭上非徒好絜疏言之矣箋又謂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

能自強於政治此與傳所云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最得經序之指三章言如膏足明其好絜矣繼以日出有曜又見其視朝之節皆其逍遙翱翔之時爲般樂怠敖之甚也其義微而顯矣

錢氏詩學曰論語狐貉之厚以居則狐裘燕服也逍遙而以羔裘是法服爲嬉遊之具矣視朝而以狐裘是臨御爲褻媟之場矣先言逍遙後言以朝是以逍遙爲急務而視朝在所緩矣案狐裘當以此說爲正但謂是狐白則非燕服宜用黃其下云云足以申明鄭義葢惟無意政治是以輕重倒置如此萬事墮壞可從而知也

疏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案此釋經最愨實嚴氏謂譏其此外不能有爲豈知此卽怠忽政治之實事乎

七章錢氏引陸氏說此正聽朝之時而反以燕游又與狐裘以朝狐裘在堂異矣因曰上言以朝次言在堂則游燕之後尚有視朝適寢之時今併視朝適寢皆無之案錢說未是上言以燕服視朝適寢見其苟簡於政治此言其以朝在堂者復違其日出之時而就羔裘以形之詩辭互相發非謂至此并不視朝適寢也然則檜君所致絜者蓋惟游燕之服爲然矣

呂氏載范氏謂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又引朱子舊說謂孟子去齊

其心葢如此云甚善葢諫君不從以道引去者人臣事君之義心不忘君至於傷悼者人臣愛君之忠惓惓無已冀幸其君之一改非竟恝然已也集傳從序而未載其首句似於出處之義未盡著云

素冠

傳以素冠爲練冠素冠故素衣箋以素冠爲既祥之冠素衣素韠爲祥祭之服王肅孫毓及孔氏從鄭呂氏從毛毛之失孔氏謂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是期即釋服違禮之甚何止刺不能三年是矣鄭之失呂氏謂以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牽合殊甚是矣呂說固辨而所主練服之義終可疑故後儒仍從鄭案呂又駁孔經

傳未有以布爲素之說云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不必專以帛爲素甚確且素裳素韠皆朝服雖祥祭時服之實吉服也此刺不能三年當思見喪服不當思見吉服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親素服左傳秦伯素服郊次曲禮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重素不入公門此皆素布非素帛可知閒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鄭注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亦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緣乃此素衣確證鄭引玉藻而不引閒傳徒以彼文言麻不言素而不知麻之亦可名素也詩三章始終皆既祥之服固非練服亦非大祥除喪之服當時去周初未遠大祥前不至遽有變遷而大祥後之服漸以不講故賢者以爲刺歷考諸說惟集傳縞冠

素紕既祥之冠素冠則素衣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能取
毛鄭之長而去其短疏謂喪服始終皆無韠禮大祥祭服朝服
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
其言固核然素冠素衣皆既祥之服則素韠可從而知盍既祥
則得服之矣若此獨指祥祭之服與上兩章有未合也馮氏名
物疏陳氏啟源反以後二章與鄭異為疑殆未之深思耳
顧氏學詩引玉藻閒傳文謂素衣卽麻衣無容改訓為裳曾氏
釗謂衣是大名裳亦可稱衣但素裳乃朝服之裳於喪服無涉
除成喪之祭朝服縞冠者祥祭雖用朝服而縞冠仍未純吉故
祥祭之服異於吉服在縞冠辨之若止言素裳於朝服何別邪
縞謂素衣卽麻衣閒傳大祥素縞麻衣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

衣注引詩疏衣如雪如雪者言其白也據此則疏衣爲白衣當卽此詩之素衣矣胡氏後箋亦謂周禮司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又云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以素與玄對卽是白素之素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素服與素車連文更不得謂經傳言素皆是白絹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是則喪服稱素明矣竝不從箋素衣謂素裳之說

輔氏曰言庶見素冠繼以棘人欒欒言服與情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亦何爲哉案於首章言之下二章俱蒙此可知

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疊山謝氏所謂與之同歸於孝道如書之同歸於治同歸於亂非與之同歸於家何氏所謂歸以

事言一以心言是也箋疏失之

君子於古今通義始變則防其微此詩所刺是也既壞則復其舊孟子之告滕文是也皆守禮不隨俗之意

隰有萇楚

首序曰疾恣後序曰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夫國君荒淫於色臣民有所難言故邶之靜女陳之東門之池小雅之車舝皆寄託深遠言在此而意在彼未有欲箴其君之溺情而故以不情矯之者也甚以為疑及觀王氏困學紀聞引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妘乃知此必有為而作故其辭近激惜在春秋以前事不可考耳序說蓋有本

傳箋釋夭之沃沃為年少壯佼指人言殊於字義未合呂氏易

之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萇楚猗儺其枝柔弱蔓蔓蓋如人之多欲者矣反思始茁其芽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欲故其辭過而激說最允當詩以三句興一句凱風首章亦然也無知之知李氏引樂記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注知猶欲也此爲確詁無知所以先於無家無室也釋詁云知匹者謂所知爲匹偶之事非正訓知爲匹也

又案集傳之義最足垂戒亦不可不存李氏私記不從序義謂此詩三章以枝華實爲次蓋自枝而華而實能遂其生之意義不在於引蔓故無取焉朱氏通義亦謂序云疾恣謂疾檜君之

恣於政刑不知惠恤其下猶所云淫刑以逞也國人疾其君以下甞是後人誤解恣字而妄益之其他主集傳者亦衆而姜氏廣義發明尤詳

姜氏曰說文恣縱也序曰疾恣何以見疾其君之淫恣後序妄增淫字耳蓋先王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講武各有其時惟驕恣則土木游畋無所不至政之所以繁也周制什一而賦惟縱淫則横征酷歛無有醉飽賦之所以重也又曰詩不言君之恣而但示以己之苦亦不明言己之苦而但言草木之樂并不言我以有知而苦但言草木以無知而樂而己之愁苦難堪誰使之然哉疾恣之義躍然矣

匪風

序思周道據經顧瞻周道言也歐陽氏以詩言周道但謂適周之路明與序違辯說執歐義雖序未安也呂嚴旣主小序亦用歐說尤欠畫一當從傳箋李氏謂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不應爲道路之道當矣呂氏論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一條甚精

傳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上昌邑王疏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其義正同蓋周漢儒先說如此然詳經文蘇氏所謂匪風也而乃至發發匪車也而乃至偈偈董氏所謂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尤於語勢爲合所以然者政亂非復有周盛王之道是用顧之而心怛也文與小雅大東首章相似但彼專以王

別言此兼就本國言耳
盛周之道所謂綱舉目張者矣然寬仁安靜莫非行所無事故詩譬之於亨魚傳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此能揭其精義西歸非必如箋所云仕於周凡朝聘京師皆是時去宣王中興未遠人猶知以王室爲歸也箋又以好音爲周之舊政令則是周之舊政令卽周道乃上所云亨魚者治必自王朝始則本正而原清故願以是遺之焉

安溪李氏曰懷遺也凡烹物者水火既調則不欲多以匕箸動之而魚爲甚爲其胣疏而易散也故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言務安靜也周之亂也政役紛擾天下囂然故曰誰有亨魚者吾將爲漑釜鬵不敢謂己能烹但頗知烹飪之道猶可以助漑

釜鬵爾誰將西歸宗周則我將遺之以好音言欲贈以善言或其忠款得聞於上也發明亦善
歐陽氏謂有能亨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又問誰能西至於周使其慰我以好音嚴氏亦謂誰能亨魚而溉滌其釜鬵乎誰將西歸鎬京而安我以好音乎竝以誰字直貫下句於語勢不相似而義味亦淺

學詩詳說卷十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曹

漢書地理志濟陰定陶縣故曹國禹貢陶邱在西南陶邱亭鄭譜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一統志曹州府房心分野大火之次定陶縣在府東南四十里唐堯初封於此夏爲三朡國周爲曹國都定陶故城在今定陶縣西北四里而書序孔傳三朡卽今定陶後漢郡國志定陶有三朡亭寰宇記亭在定陶縣東北二十里

蜉蝣

釋文引鄭譜旣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又引譜蜉蝣至下泉四

篇其公時作互有岐異而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案春秋書齊桓之事昭公九年中曹葢無役不從左氏亦不紀其秕政何至詩辭之迫切乃如此曹自其公無道國始多故候人鳲鳩所刺大抵與此詩適合後來之困辱識者葢有以見其微矣然則此亦其公詩耳辭非虛立乃見詩人忠愛之忱

集傳之玩細娛卽序所云好奢忘遠慮卽序所云無法以自守與任小人爲人君者豈必大惡無道卽此足以亾其國而有餘葢立綱陳紀任賢使能固居治天下之大端矣又云序以爲刺其君或然而未有考辯說亦云言昭公未有考是朱子特不定其爲昭公詩耳其大義固不異也

箋昭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最是葢主言羣

臣而君亦在其中故下二句專就君言在朝皆小人則君將有危亡之難是可憂也又卒章箋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首章之衣裳朝服也卒章之麻衣深衣也此亦常制其好奇則於楚楚如雪見之

於我歸處箋義近之安溪李氏曰言我心於何憂乎於我之所歸宿者爾文義尤合但當參以箋說我者我君不忍斥言而亦不忍究言之辭也呂氏謂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此非事理所常有詩人不應計及詩本興體集傳作比則曰衣裳曰歸處非所以施於微物集傳比體有失之過易者此類是也

掘閱集傳闕疑云未詳箋以爲掘地鮮閱謂其始生時又疏申

傳以爲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二說小異而皆於經之上下文協可從也李氏紬義則謂邶風我躬不閱傳閱容也說文堀突也引詩作堀言此蟲依地突以自容不知夕之將夘也張氏次仲姜氏廣義又謂閱與穴通引管子掘閱得玉莊子逸文空閱來風似亦有據但不見好奢之意耳

候人

序上但云刺近小人下乃云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是詩只言近小人耳而其所以近小人之故則以其遠君子范氏補傳謂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是也傳箋以首章上二句言遠君子失之

舊說以候人之子分言君子小人程子蘇氏始以候人荷戈祋爲小人但解爲實事謂卽服赤芾之人李氏駁以候人微官而已以微官而有三百則他官爲何如眞是集傳易爲興體謂彼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此亦專言小人而無眞以候人服赤芾之嫌善矣方氏則仍作賦體云此葢謂才德無以異人只可給役事之小者如候人之荷戈與祋是也而彼其之子乃鼎鼎而服卿大夫之服乎案此就集傳而小變之卽易解六三負且乘之義當爲定解

方氏又謂周官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則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候人之職周語敵國賓至候人爲導侯國不備官或以候人兼掌訝之職與其說可

與疏相參桐城姚氏又謂此候人是徒役非候人之官引鄭注周禮候人職治其禁令以設候人云選卒以爲之卽引此詩其說爲是蓋候人之官亦不何戈祋也古人掌其事之官與供其事之役不嫌同名周禮中此類多矣益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者實不濡也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不稱者實不稱也傳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意與不稱其服戾箋云非其常歐陽氏謂此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求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竊祿於高處而不稱其服也程子亦謂鵜在梁不濡其咮以興無功而受祿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方於興義爲切

不遂其媾傳媾厚也晉語楚成王引此二句而云鄭之也韋注

媾厚於其寵也遂終也此與箋不久其厚義近而優於箋章身之服君之所以厚其臣也而終之者則存乎臣不遂其媾卽易九四鼎折足覆公餗意鄭誤以厚屬之臣而云終將薄於君夫小人之薄於君何待久而見哉張子謂不稱其寵待則不泥詁訓而固已得其義矣

一曰不稱其服再曰不遂其媾可見身之章服君之眷遇皆必有功德以稱之此可以爲懼而不可以爲榮故未仕則當思裕其學已仕則當思盡其分也

傳南山曹南山也王氏地理考引括地志有曹南因名曹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一統志曹南山在曹縣南八里俗名土山春秋僖十九年宋人曹人盟

于曹南論衡大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曹之南山則雨一國之山也

四章箋之申傳非傳意傳薈蔚雲興貌不以爲小雲又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是舉其甚者以言之非蒙上爲喻也蘇氏謂小人之朋黨相援竝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蔚而上莫之能止正可發明傳釋上二句意下二句蓋言羣小人在位則下民困病不免於飢特舉少女者風人之體也詩始終言好近小人近小人則遠君子可知

折中曰國家之爵祿原以待君子非以予小人一予小人則爵祿不足以爲勸矣且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小人之進者愈多則君子之退者愈困朝廷之用舍盡與草野之好惡相反則其國

可知矣

鳲鳩

序以爲刺不壹集傳易爲美案是詩言用心均一而極之於胡不萬年惟文武周召有之曹諸君無足當此況其公時乎序說未可易抑詩刺其公而所陳皆治天下之大道又原本於用心之壹爲變風所僅見足知曹有君子而其公不能用也

傳箋以其儀一爲義一古儀義通用疏謂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故轉儀爲義傳所謂執義一則用心固周末西漢諸儒多如此解蘇氏以後皆以爲威儀之一如集傳呂記所引陳氏說及嚴氏所云義亦精美案緇衣兩引淑人二句蓋以證執義之一經解引三章文則以證威儀是爲義爲儀傳記

固已兼存要之義一可以該威儀義一其本矣下章方言威儀亦次序之宜

荀子勸學篇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云云故君子結於一也此傳義所本又說苑反質篇引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義也以一義理萬物天心也列女傳慈母篇引首章而曰言心之均一也鳲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義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說詩至有精理又於序文爲合當是定解

蘇氏謂鳲鳩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此得一之要也足證詩以用心之壹爲主儀一常如

傳云執義一也

集傳釋文章以爲有常度甚執義一而用心固則正其衣冠者自有常度亦其根心生色者然也

騏傳騏文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疑箋義爲確任氏大椿弁服釋例謂說文璂璂重文而琪璂又與騏綦綦通故鄭於詩以璂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璂琪綦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綦之從絲璂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又謂弁師注必讀璂爲綦綦者取義於貫結也其說良覈

三章復蒙其儀一兮而云其儀不忒儀不忒卽用心壹如是則朝廷百官萬民皆正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於正故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箋以胡不萬年爲人欲其壽考則天人協應之道矣

歐陽氏謂歎其胡不萬年在位以刺今不然嚴氏朱氏通義從之於全章皆美不合

下泉

序專罪其公侵刻下民嚴氏幷旹晉文詳全詩序說爲正至四章所陳自是有周盛時之事齊桓且不足擬之況晉文耶卽謂兼爲晉文而發固無不可要之其意深遠矣故曰思治

傳稂非溉草得水而病程子亦謂泉冽不潤物浸能害物苞叢生之茂乃反害之集傳意同嚴氏據誤本經文因謂泉源深遠則流清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空其灌良苗也今所浸乃叢生之根又强解興體爲賦皆非詩指安溪李氏亦誤引井冽寒泉食以證又以下泉陰雨爲天子諸侯高卑之別殊失其義

四章集傳義長有王者有明王以綱紀諸侯也上三章之念周京者以此有明王則又有賢伯以承宣德意斯時又安有下泉之浸苞稂者乎箋以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似迂

傳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疏謂武王成王時東西大伯惟有周公召公太公畢公爲之無郇侯者知爲牧下二伯案詩言四國有王序亦云思明王賢伯鄭孔是也胡氏後箋以爲郇侯封國在冀州境若爲州伯祇治其當州諸侯未必遠及兗州之曹曹人何爲思之此必爲東西大伯曹國在其所轄此說似泥詩但思古明王時賢伯治諸侯有功者耳豈必計及其所轄邪

水經涑水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曰

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服說與俗符賢於杜氏矣蒙案一統志山西蒲州府猗氏縣本周郇國春秋郇瑕氏之地郇城在縣西南括地志郇城在猗氏縣西南四里

陳氏傳良謂檜卒章傷天下之無王曹卒章傷天下之無伯其實不然詩前三章皆念周之明王卒章亦先言四國有王而後言郇伯勞之其所云勞不過承宣王命善於其職非如五霸之摟諸侯伐諸侯也是亦傷無王耳陳據序思明王賢伯語不知賢伯卽郇伯鄭箋集傳以爲州伯是與強國之霸迥別不然其公之世正當齊桓宋襄晉文相繼何云無霸哉惟霸者代作而

士君子不忘周初之盛於此見王澤之猶有存也而齊唐不載
桓文之詩從可識矣

學詩詳說卷十四

學詩詳說卷十五

平湖顧廣譽惟康

豳

箋豳今屬右扶風栒邑案漢書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一統志故豳城在陝西邠州三水縣西縣志縣西南三十里爲古公鄉亦謂之古公原上連土牆廻南即公劉墓云嚴氏曰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豳秦魏唐陳檜曹季札所觀大師樂歌之次第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於唐而挈豳以終之葢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案變風終於豳中說之論盡之故集傳呂嚴竝述焉

七月

辯說引董氏曰先儒以七月爲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其國者方風諭以成其德故是未居東也至於鴟鴞則居東而作其在書可知矣案董說極有理故集傳從之然春秋傳吳公子札之稱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其云樂而不淫當指是篇居多而復言其周公之東則是篇之爲遭變作可信也許氏述金氏之言曰七月之詩周公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於周公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爲是諄諄幾於强聒者噫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竝行不悖也于後公乃爲詩貽王

名曰鴟鴞則鴟鴞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其言真得周
公之心金許二家補正朱子處最有功

七月大義集傳已記所釋備矣嚴氏又謂七月之詩一言蔽之
曰豫而已凡感節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許氏
亦謂凡事豫則立七月之詩豫而已矣有天下國家者豫其所
當豫則無有不善矣本張子慮事有豫之義而申言之最得詩
旨

疏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舉寒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
須食之時諸言衣裳避寒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
則不記時候皆此意案孔說確矣首章言衣爲寒時所必需爲
蠶績之緣起箋專以績言者泥也食則直言耕田初事如蠶之

求桑采蘩故後止言收穫
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此唐虞夏之中星也左傳火中寒暑乃退月令季夏昏火星中此周季之中星也蓋歷千有數百年而差一次矣計公劉時當以六月火星西流而云七月者七月爲寒之始且至是而栗然可覩也
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經之所以變文也蘇氏謂言月者夏正言日者周正此可與傳相參而傳尤該括姜氏廣義謂一歲之中必有歲首公將以子月爲正月旣與夏時相戾且四月以下皆不可通如以寅月爲正月則本朝正朔之外又有一朔是天下二朔矣非所以大一統也因以十者數之終也十後以起其數但避兩正月之名示以從夏時之實必舉四

之日者子丑者夏時之終寅卯者夏時之始即始終之二月以日之是從夏時而仍不失尊王之義者也宋元公立言微意此說盡之　韓詩章句曰三月之時可豫取耒耜繕修之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陳氏疏御覽兩引　又曰二之日夏之十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陳氏疏初學記引　亦如毛兼夏周爲說

傳豳土晚寒於首章于耜舉趾言之謂地氣寒多晚而猶寒也箋於三章之鳴鵙四章之其同並述傳此語是解爲至晚始寒故其荅張逸以爲晚寒亦晚溫與傳意別矣孫氏毓嚴氏駁之良是集傳亦於卒章曰豳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足以見傳是而箋非也大抵據首章及四章知其地之多寒疏說以與月令參較有少遲者便謂晚寒所致不無附會程子謂

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最當陳氏啟源乃謂地氣寒溫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若南北相同則雖東西縣絕溫寒無異亦思王制論東方之不火食同於南西方之不粒食同於北此何說邪

箋喜讀為饎饎酒食也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言愛其吏釋文王申毛如字孫氏毓亦以箋作饎為非案此以見農之勤於其事耳作饎文既迂折於義亦短果如鄭說在民為愛吏在吏不為擾民乎

傳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以公子為公之子歸為由田野而歸箋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以公子為女公子歸為于歸疏申箋以為婦人謂嫁為歸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

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援據
甚明采蠶桑者女子之事幽公雖勤民夫人親蠶卽所以率之
何乃使公子會其本務而終日奔走田野也傳義殊疏箋之訓
公子同歸是矣其云春女感陽氣思男秋士感陰氣思女是其
物化所以悲悲則欲嫁亦乖經指李氏引王氏說女心傷悲則
以將嫁思離親也得之集傳是時公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
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豫以將
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爲悲但詩廣言民俗非專指貴家大
族且與同歸二字有礙當指女公子爲是
戴氏考正謂公之女公子及民之女子有及時將嫁者詩託此
爲之辭曰殆及公子同歸言將與公之子同時而嫁也婦人謂

嫁曰歸於言外見上下相知如一家矣又謂經傳中男女皆曰子春秋傳有女公子之稱言者異其所指因之而異自見並當其謂後爲公子裘自豳民之男子言之謂豳公之子也此及爲公子裳自豳之女子言之則謂公之女公子也以爲公子裳亦指女公子説本何氏古義然古者女子不殊衣裳而內司服王后夫人無裘服故惟二章公子爲女而三四章則否

桑之大者伐而落之小者角而束之蠶事成也鳴鵙而載績麻事興也元黃而朱陽染事精也不曰爲公之裳而曰公子者見君必夫人世婦蠶繅所出以爲祭服無假民間之獻乃三代不易之法然一蠶績一獻皮而惓惓不忘其上如此正箋所謂厚於所貴程子所謂知義而集傳亦謂是至誠惻怛之意也

七月鳴鵙與月令仲夏鵙始鳴夏小正五月鴂鳴不同王氏肅以古五字如七五爲七之譌王氏述聞曰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葽五月鳴蜩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必轉韵以別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韵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斨爲韵四月秀葽與五月鳴蜩韵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蘀爲韵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閒甚遠故必轉韵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韵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此條足補疏所未及

上三章言衣服皆推本於七月流火其易見者也而此復推之於四月五月陽之極盛而陰早伏焉聖人之察物理如此易之道也

傳葽葽草說文同之又曰此味苦苦葽也箋以夏小正之四月王萯秀當之疏巳爲疑辭曹氏則據釋草葽繞蕀莬注今遠志斷以爲卽其物嚴氏從之馮氏名物疏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葽繞華以三月開不以四月案說文萯王萯也莬蕀莬也於葽則云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是許氏固不以爲王萯亦不以爲遠志邵氏爾雅正義亦以葽卽遠志之說爲非陳氏疏謂穆天子傳珠澤之藪爰有萑葽郭注葽秀屬引詩四月秀葽廣雅葽秀也程氏

瑤田通藝錄辨之曰莠秀於六月非秀於四月蕢非莠明矣苦蕢亦未審何草案此闕疑之法最允陳氏啟源胡氏後箋竝主曹氏失之遠志以蕢繞二字名不名蕢也其味固苦而非即苦蕢故曹氏以前未有以蕢爲遠志者

折中曰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然聖人又恐養兵而費民之財也習武而妨民之事也故纘武功於衣食之閒於子月厲發之時往而取貉又取狐貍爲公子裘而取獸之時巡伺捕逐禦寇緝奸之法已習於此矣於丑月栗烈之日使丁壯同出合圍羣獲習爲戰陳又使私其小者爲養老之需獻其大者以充祭祀賓客及君庖之用而愛親敬長之道又習於此矣蓋聖人於農桑之閒教兵戎又於兵戎之閒教忠孝故民從其化而

不知國享其福而不覺也

貉自取之而狐貍以奉公子豵則私之而豜以獻於公尊卑之義也自捕則但獻之公子同獵則必獻之公亦尊卑之義也且於田曰載纘武功又見有備無患之意箋疏以爲習兵不忘戰輔氏以爲武事不可廢是矣古未有忘戰廢武而能長保田獵之樂者

集傳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說本程子李氏以爲三蟲皆螽類自昔說者皆以爲三物王氏詩疑亦以集傳爲未解許氏又詳載陸疏之說馮氏謂斯螽蟲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之誤起於程正叔程之誤起於崔正熊崔混莎雞蟋蟀程又混入斯

瑩云案經於十月始明言蟋蟀者乃倒文法使上三句長短相配耳

箋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又於七章曰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是入宅者當以都邑之室言疏謂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非是別有室案前漢食貨志言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入於邑因引首章四之日舉趾三句及此章後四句而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明此云入室者即入都邑之室不得謂非別有室且疏於此謂即夏秋之室而釋七章則以塞向墐戶爲都邑之屋是自相矛盾矣揆其所以鄭之分別都邑野廬惟於此詩言之其釋雅頌及他經俱未之及疏家以此爲鄭義

而不敢有出入顯與此箋有不合箋又謂至此而女功止此就本篇有明文者言之則然耳漢志又言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是女工於冬宜增加以今驗之猶然豈豳民愛勤之俗而反不然詩中不復及者以上八月載績原謂績事始於是月非謂績專在八月義足包之也毛氏絲事畢而麻事起至確孔於序文下謂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似未明斯指而此又不糾正殆皆爲不駁注之例所拘耶

改歲之義箋疏不明黃氏日抄以爲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爲改歲之時也何氏古義亦以爲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豫計之辭朱氏通義

又以爲豳風皆用夏正改歲卽卒歲之歲若曰歲將改矣可以入室而處矣非以建子月爲改歲也足正其失

剝棗之剝傳擊也釋文普卜反李氏引王氏安石初解剝棗不用毛注曰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卽具奏乞除前說段氏小箋曰剝卽攴之假借字今字作扑蒙案毛詩之字多假借而不可以臆說如此集傳於此音義竝同俗本輒失載其音非其舊矣

疏申鄭義以穫稻作酒主養老茶樗主食壯餘皆老壯通食程子則以食鬱下皆養老食瓜下皆食壯集傳申之以爲少長之義豐儉之節最允葢孝弟之積爲風俗者莫大於此於飮食

之助者言之則飲食之正可從而知也

瓜何以與壺苴列也案經傳所云瓜皆甜瓜甘瓜非西瓜寒瓜自五代胡嶠征回紇得寒瓜之種始名西瓜先是陶宏景注本草已言永嘉有寒瓜而未徧中國甜瓜非佳果故古論瓜與疏食菜羹類記而是詩亦以列於壺苴荼樗云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剝瓜亦可見

呂氏載范氏董氏說以宮功爲公室官府之役非也篇中所陳君民之際皆閭閻愛上之情發於自然者爾其著爲定制者多不之及如方納稼時必出賦稅奉公上而未嘗一及焉明此亦非徭役以其無待言也況與下文又不貫乎箋釋爲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是矣又以乘屋爲治野廬之屋李氏駁曰案上入執宮功則是野中無事遂入都邑旣入都矣則不在野廬

之邑甚當蒙謂鄭見塞向墐戶是都邑故以此爲野廬不知彼
言治室爲一時禦寒之計此言治屋爲來歲修葺之謀二者本
未嘗同也集傳當爲定解
農事畢矣猶晝夜拮据以治其屋此見其終歲之勤而農之汲
汲以治屋者正以專力於耕此見其本務之篤又五章終首章
前段之意則曰入此室處適出一日二日之前此章終首章後
段之意則曰其始播百穀亦在于耜舉趾之前卒章又因鑿冰
納冰并及開冰上之裁成天地亦適與首章經營衣食之時相
當易傳所謂終則有始也
箋謂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義最平實集
傳意亦同其載蘇氏說陸氏詩學曰如其說是先王不欲扶陽

而反以抑陽也方氏亦曰冰之出入乃物理人事之宜然非爲節陽氣也即以其說推之四月陽盛以冰節之猶可通十二月微陽蘊伏於下惟恐其不盛長何故反納冰地中以解之哉又曰陽氣之在天地猶火著於物陽者天地之盛德氣也所以爲發育萬物之根本萬物非得此不生朝絕則夕槁矣稍衰則漸萎矣近取諸身火之薄於邪氣無根而妄發者乃害於人若本然之火則陽氣也人之所恃以生也培之猶恐其衰乃畏其盛而思所以解之乎此根極理要之言使朱子見之必在所取

傳以卿大夫行鄉飲酒禮箋以國君饗羣臣正齒位張子又以民忠愛其君之意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而諸家從之衆三說皆可通以上出納冰事詳之疑鄭

義爲長叠至七章而民閒男女之事俱舉民所爲莫非豳公之
風化君之事非可以徧舉詩辭歸重歲終故於豳公但舉藏冰
饗羣臣兩事一以調燮陰陽一以爲民觀法也若如傳及張子
說則藏冰之文於上下不相連屬矣
八章總以勤於農桑爲本然或不體卑幼之情則近於褊急而
嗟我婦子入此室處可以見寬大之風焉或不殊長少之等則
涉於驕倨而以介眉壽會我農夫可以見尊敬之義焉至內外
大小各得其所而或足己自安不能深明君民一體之道猶非
三代上美俗而詩言公子者三言公者再又何心之忠愛其上
也且篇中多言風俗而序與集傳竝以爲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豳所以成此風俗后稷先公之風化爲之則言豳地風俗莫

非言后稷先公風教不惟末章爲然也
是詩章法之善亦非後人思慮所及首章以衣食提綱而下七
章分應先儒已明言之矣至以首章言則何氏古義謂自七月
至四之日循序推衍更復渾成以全詩言則輔氏謂前三章言
暑退將寒故以七月始其次則以四月五月六月順遞爲始而
迄乎九月七章遂以九月始繼以十月八章則以二日始而終
於十月其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而細觀之則亦次序如此
蒙案兩條甚善體會且由五月而六月衣食更端渾然無迹此
皆在有意無意閒故曰化工之文
又文有詳略之法有所詳以見其纖微曲折如是之周至其略
者則由詳者可推而知也故詳衣則食略詳蠶則績略然非眞

略也於續舉其始於八月則九月至二月胥舉之矣於食舉其終於十月而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一切幷言於此則三月至八月胥舉之矣又七章言農功之正而七月之菽十月之稻九月之苴先於上章言之惟上首言六月不能更及四月麥六月黍又於此因稼禾之納而總數焉其變化誠不易測也

胡氏後箋謂反覆禮注詩箋知所謂三分七月者皆疏家之誤而鄭氏實未嘗有是也蓋籥章於每祭皆歈七月全詩而其取義各異取迎寒暑則曰豳詩取言耕作則曰豳雅故注云謂之者言因此義而謂之雅因彼義而謂之頌耳又曰歌其類者卽左傳歌詩必類之義鄭撮舉詩辭正指類以曉人其餘所不言者以類推之而已至箋詩云是謂豳風豳雅豳頌是謂者猶禮

注云謂之雅謂之頌也蓋以七月全篇備風雅頌之義篇章歛之以爲一詩而其三用如二南爲房中之樂而用之鄉人則爲鄉樂用之邦國則爲燕樂皆比類以取義竝非截然分何章爲風何章爲雅何章爲頌也案胡氏此條良覈至指爲疏家之誤詳孔氏亦但申明鄭義未見有分章歌歛之說恐幷非疏意然則所云取其一節而偏用之者殆宋諸儒誤會鄭指而朱子亦以爲然也與

鴟鴞

折中曰詩序曰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沖齡踐阼未知周公之心三監皆叛流言四起王室之危如巢將覆矣夫肉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羣叔流言亦乘成王之

危疑而起設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未可知也故鴟鴞之詩憂外侮之意少而弭內患之意多蓋所以啟牖王心救亂之所由生也

書金縢我之弗辟史遷與馬鄭並讀爲避而義異史謂我所以弗避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馬鄭皆謂避居東都詳文勢自當如馬鄭說但鄭解罪人斯得與此詩失之迂曲而孔傳以辟爲以法誅三叔又有僞蔡仲之命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與相證明故從孔傳較多集傳亦仍之至與蔡氏帖則曰只從鄭氏爲是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閒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

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偪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發明周公心事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他家猶多出入卽號尊宗朱子者亦多堅主集傳舊說由惑於蔡仲之命之文而不知其非眞古文也許氏謂詩傳未及改若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艮是

義理朱子定說已盡其有足相發明者項氏安世謂周初中外

未定流言乘閒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國家傾危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葢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鎭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輯寧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復生矣金氏王氏樵意亦同則知以周公不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傾覆者謬矣此曹氏說劉氏通釋謂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許氏謂武庚既誘管蔡流言而失君臣之義兄弟之親爲周家之罪人所謂取我子也方氏謂既取我子指誘致管蔡以謀亂也其曰鬻子之閔斯葢痛管蔡自絕於天終爲王法所不容以大傷文考文母之心焉耳則知以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管叔既已受誅者疏矣此朱

氏疏義說黃氏謂出郊之迎巳見於金縢之末而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旣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而往也劉氏又謂大誥一書首言王若曰繼而屢言王曰又言沖人又曰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實命之當在王旣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此皆就書詞上下繹之而居東之非卽東征益見諸儒論之詳明如此猶或執孔傳致難者獨何也

箋以辟爲避居東都固是其以罪人斯得爲成王多罪周公官屬公爲詩以請其官位土地王氏肅歐陽氏李氏駁之巳悉至集傳東廓淸無餘所釋比義尤確若文之前後脈絡安溪李氏以爲首章末二句終旣取我子之意二章以下皆以終無毀我

室之意先敘初營巢時急於補苴懼陰雨之卒至而下民或有侮予者又敘其方營巢時多所捋取以爲之材多所蓄積以爲之備手攫不足繼以口銜勞瘁之至惟慮室家之未成耳手口既勞故羽毛爲之散亂巢方垂成高縣而果有風雨漂搖之至羽毛沾溼則手足無所施矣此嘵嘵哀鳴所以不能自止也其說通貫詩中大指金氏謂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盡之

爾雅釋鳥鴟鴞鸋鴂疏引方言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陸疏謂似黃雀而小此一說也郭注云鴟類陸氏埤雅從其說呂氏引之並引藍田呂氏說惡聲之鳥鳥巢傳亦謂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又一說也案如前說則箋所云將述其意之所

欲言丁寧之如後說則歐陽氏所云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審之本篇參以他詩其當如後說不當如前說明矣胡氏後箋曰鴟鴞鴟鴞確是呼而告之與魏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小雅黃鳥黃鳥無集于穀文例正同

此比體之最明著者傳概以爲興不如集傳之允當

拮据集傳通指手口正與毛手病口病韓口足爲事曰拮据合蓋此皆互見之辭不然何勞偏在手而病偏在口也朱氏通義從蘇嚴以拮据二句順文專言手蓄租二句倒文專言口亦通

方氏謂流言之人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欲貳公於王也而公之詩曰我室曰侮予曰予未有室家曰予室翹翹宗臣體國不敢自貳而亦因以悟王也甚當

徐氏光啟曰五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惟予而已無可
他諉者爲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之義下一予字體國之忠
陰雨未至當思有以豫防之公固已致力於前矣故曰迨風雨
既至當思有以救止之則非公身處事外所得爲不能不以悔
悟之機望王故曰維音嘵嘵

東山

此序詳明辯說謂周公勞歸士之辭非大夫美之駁正其小失
而於其下則爲之申釋當矣嚴氏以序大夫美之爲非幷譏及
一章言其完也之語則過嚴以前二章皆爲述歸士在途思家
之情然四章自有次第則以首章爲將發行事亦未可謂誤且
惟全師以歸而後得與其思家之情況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非

完而何邪

姜氏廣義謂完字尤爲一篇之綱戰危事也東山之役設有死傷雖奏凱西旋而父之哭其子婦之哭其夫者多矣周公之心天地父母之心也豈舍哀死憫傷寡婦孤兒之隱而專論其室家之情好哉誠以仁義之師又好謀而成故在彼無屠戮之慘在我無輿尸之凶全師而出全師而還及其既歸勞士也但言其室家懸望之苦男女及時之樂而他無聞焉智之盡仁之至也案此條善得周公之心

此所謂悲非以不歸而悲正以將歸而悲乃喜極而悲者也悲字含下二章意呂氏述蘇氏謂以未可歸而悲失之

烝在桑野傳烝寘也箋久處桑野古者聲寘塡塵同三章烝在

栗薪傳烝眾也箋栗析也君子又久見使析薪古者聲栗裂同
案烝在文同訓義亦當同而一爲實一爲眾傳之未安也桑野
栗薪文相似桑野承蠋說則栗薪亦當承瓜說乃云君子久見
使析薪箋之未安也又慆慆不歸虛言其久至三章末方實言
三年自當屬婦人思君子說而以爲其夫已至久不見此瓜集
傳之未安也　嚴氏謂烝有三義眾也進也久也此詩言烝在
者二以爲進則可以言蠋不可以言瓜以眾爲喻則獨宿不取
眾義也此詩皆言久役之情則久義爲勝其說爲是
果臝之實六句狀荒涼之景周公爲軍士設身以處舉其甚者
言之耳嚴氏謂爲無室家者固可通觀下章云洒掃穹窒則征
夫未歸之前雖有室家者未必無是景象也

我征聿至歸之望其至非夫之巳至也猶杕杜之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就婦人之心言之下四句亦然序所謂室家之望女是程子呂氏之說甚允嚴氏又以爲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之情則多此轉折要之狀其室家思望正以慰軍士之心也

瓜所繫木亦多矣獨言栗薪者集傳謂栗周土所宜木是也釋文引韓詩作蓼云眾薪也亦通但蓼之訓眾未見所本耳

箋以昏禮爲追敘蓋鄭素執仲春婚嫁爲得時欲以倉庚于飛當之而詩中言果臝熠燿瓜苦皆夏末秋初之物故爲是說李氏駁之曰四章言男女之及時則不得爲追序案此知毛氏倉庚作興爲善及時者及男女婚嫁之年不必仲春疏引王氏肅

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胡氏後箋謂周禮媒氏賈
疏引孔晁申毛義以熠燿其羽爲喻嫁娶之盛非紀時允矣集
傳及呂氏載程子說竝主昏時亦不以爲追敘

爾雅釋器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緌也孫氏炎以禕爲帨巾郭氏
璞以爲香纓孫說於禮經符合故疏以下竝從之

傳言久長之道也胡氏後箋申以歸士有新昏者初來甚善當
更思所以久長之道此以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專爲新昏言
之也程子則以新舊分指新舊昏上句結本章下句結通篇也
尤善集傳呂嚴竝從之箋疏之解於序文不協而義亦短

詩但言室家之情不及其父母者呂氏解小雅祈父引越句踐
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以爲古者有親老而無

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竊謂周公蓋早舉是典不令內憂其父母以能不血刃而摧大敵故作詩以閔勞之者備至而此獨不煩慮及也

嚴氏謂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杕杜述家人望歸之情東山述歸士思家之情其意則一然杕杜之辭簡東山之辭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諄復宜與杕杜不同也案杕杜言室家之望而已此則并室廬之荒歸後之樂無不詳敘蓋旣以人之心爲己心而又親在行閒與士卒周旋日久深知民情之甘苦故爾

安溪李氏謂豳風數詩其序相次若鴟鴞悟王旣歸復有大役則不應伐柯之親迎反在東山凱還之後案豳風七篇蓋先公

所自作他人美公者次之破斧又並與東山以事相從此伐柯所以列東山破斧後與

破斧

四國傳以爲管蔡商奄案地理志鄁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霍叔即在武庚之國數商故不數霍奄君詔武庚以叛而爲成王所踐者何氏古義謂觀書多方篇曰告爾四國多方旣於四國之下復言多方則四國之非泛指四方明矣金氏又謂三監及商朱氏通義曰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則奄爲四國之一明矣是此詩四國正解若集傳以四國爲四方之國義亦正大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何氏注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法言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白虎通義巡狩篇　傳曰周公入為三公出為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數說略同詳其義皆以四國為四方之國班氏所云傳曰葢魯詩舊說而與公羊氏合其從來亦遠矣

傳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箋謂流言既破毀周公又損傷成王歐陽氏駮以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鄭說尤無義類因云斧斨刑戮征伐之用集傳本之嚴氏又謂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行

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敝義益精審復本張子謂管蔡之亂何能爲但能破我斧又缺我斨而已何氏古義以爲周公雖無急於戰勝攻取之心然武庚之叛挾三監弄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東征三年始平之破斧缺斨正三年從征內事蓋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蒙謂詩言既言又是形容日久勞苦之辭參合諸說乃得詩指

集傳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以六軍之衆往而征之云云猶是以居東爲東征故云然若如定說則是時成王巳悔悟迎周公管蔡武庚相率以畔公奉成王之命聲討其罪名正言順其志事大白於天下人之心義尤易見然詩絕不揚厲其有功王

室何如而必曰匡四國哀我人焉是亦眞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身一家之計矣

傳遒固也箋斂也疏謂遒訓爲聚亦堅固之義釋詁云遒斂聚也彼遒作揫音義同是遒得爲斂案商頌百祿是遒說文引作揫廣雅揫固也遒揫通用凡物必斂之使聚則固結而不搖人心亦然毛鄭之義正相成也

范氏論周公處管蔡與舜之處象所以異集傳載之以表周公之心且爲萬世不幸而遇人倫之變者法案逸周書作雒解云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則非加刃也傳稱周公殺管叔春秋於上所不赦而自殺自縊者皆曰殺三監挾殷以叛管死而蔡霍生者益於法分首從也金縢亦云管叔及其羣弟罪固有

輕重哉

伐柯

序不曰刺成王而曰朝廷箋謂成王既得雷風之變欲迎周公羣臣猶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說最迂曲已爲歐陽氏駮正呂記引董氏云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其義甚精又自爲說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曰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蒙案此之謂天下公論亦春秋責賢者備之義吾知二公負罪引咎之心有倍甚於詩人之所責者矣不如此不足以爲二公

又案嚴氏於卷阿曰周公居東之初成王未悟之日伐柯九罭

等詩人心顒顒謂朝廷一日不可無周公在召公必不但默也史傳略耳此亦知二公之心者

集傳東人喜見周公朱氏通義謂二詩斷當主周人幸公歸立說陳氏啟源亦謂如序說不獨見周公之德爲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恐王之不用周公又惟恐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待賢之意纏緜懇惻具見於斯故足訓也若東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理亂之故哉案二說得之

箋當使賢者及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之說甚礙理孫氏毓駮之集傳通作比體自喜得見義亦未安程子曰首章言伐柯取妻各有其道明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次章言其道最盡

伐柯二句朱子舊說比王欲迎周公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末二句嚴氏謂我欲見周公當陳其籩豆踐然有行列隆禮以迎之而已何氏古義謂金縢予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孔疏云國家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也竝允當益我者我王之子指周公與下篇我覯之子原無二義而籩豆有踐袞衣繡裳則所以迎公之禮也

九罭

箋以卒章爲東人欲留公呂氏斥爲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是也其以二三章爲曉東人則未可謂非呂引程子陳氏說謂是深責在朝廷之人語明與詩辭有未合主持似過集傳則統以爲東人喜周公之至而願其留之辭義尤未安郝

氏敬謂前篇諷成王以饗禮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夫居東公之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立言失輕重之義此言卻當兩詩誠合從序錢氏詩學曰篇中有于女信處于女信宿之語則非出於東人之口可知

傳九罭緵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箋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案毛爲反興鄭爲正興以經文推之鄭義較順故諸儒多從鄭嚴氏謂設九罭之常網則僅可以得鱒魴之常魚喻常禮非所以處周公也故我欲見之子周公當用龍袞之衣及絺繡之裳上公禮服往逆之此亦反興而義更名通當爲正解　疏於上篇以王肅追刺之說爲未然於此又云追刺朝廷當作在歸攝政之後前後未畫一

卒章程子謂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迎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此呂氏所本惟無以以也語似衍案傳謂無與我公歸之道蓋言朝廷宜尊禮聖賢是以有此袞衣而曾無以此服迎我公歸者是無其道矣王宜亟以襯公迎之來歸無使我心悲也毛程義合陳氏疏曰終望朝廷之歸公故云無使我心悲是矣若嚴氏以首章爲主二三章西人欲公歸卒章東人欲公留亦近箋義未若毛程之渾厚得大體也

伐柯之體直九罭之體曲首章先陳朝廷正理二三章爲朝廷惜四章爲朝廷望也東方但可信處信宿耳而久不以公歸則使士民心悲朝廷不可違人望也

狼跋

公孫傳指成王劉氏指周公均不可通箋謂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訓義是也而以致政成王爲說歐陽氏駁以與序言王不知乖當矣范氏補傳又謂後序推本其初言之詩人所詠乃周公東歸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嚴氏主此然范以此詩爲東歸後作是也兼復辟言之則未允蓋辟居東都委政於二公而去之已而王心悔悟以禮迎歸始則赤舄几几終則德音不瑕其善處危疑爲大美也集傳猶主孔氏故專以流言解之耳

公孫碩膚詳經指謂公之孫爲大美非謂公孫其大美也公之孫能不失其聖故云碩膚

狼之取興傳以爲不失其猛程子謂果爾奚若虎豹胡獨取狼

且言跋言疐安有几几不瑕之義允矣朱子亦謂是反說特不取其狼性貪之云竊意詩蓋言患難之興雖勇敢强有力者不能不動形困躓以反與周公之不失其聖也

安溪李氏曰自古賢聖惟其歸潔之志與日月而爭光中孚之誠質鬼神而無愧至其外者雖格天之業豈以自存於胸哉既不以功美自多故亦不以疑謗自沮雷氏鋐讀書偶記述沈氏近思之言云周公之德容於赤舄几几處可涵泳想像程子云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焉無顧慮之意此二語寫出聖人心事氣象某思孔子微服過宋即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即蕩蕩焉無顧慮之意其竝行不悖之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學者能戒懼慎獨

中有不愧不怍之意爲斯近之矣兩說竝得聖人心事

學詩詳說卷十五